

古风兮归来

仓林忠◎著

历史与时代的会晤 文言与白话的牵手
现实与心灵的碰撞 青春与激情的汇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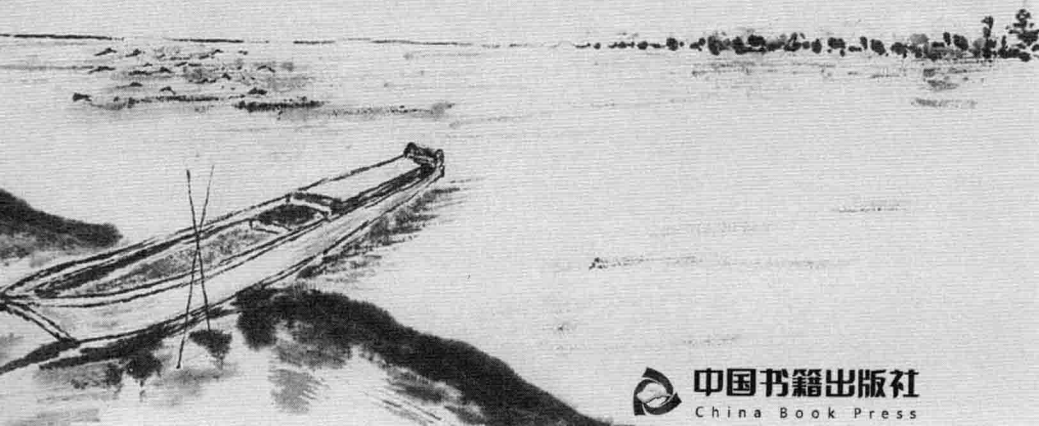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古风兮归来

历史与时代的会晤 文言与白话的牵手
现实与心灵的碰撞 青春与激情的汇流

仓林忠◎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风兮归来 / 仓林忠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068-4122-1

I. ①古… II. ①仓…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5972 号

古风兮归来

仓林忠 著

责任编辑 钱 浩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展 华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122-1

定 价 38.00 元

目录

关于今天可否使用文言文写作的辩争（代序）·····	1
---------------------------	---

第一辑 采薇

文贵争论·····	26
各人言咏，各自规矩·····	29
一言断金·····	31
李白《蜀道难》拾瑕·····	33
为文无体，贵在得乎体·····	36
天更降谁人振鐻钟焉·····	41
文言文诗性语言举略·····	53
名诗辨议·····	63
文气论·····	73
为《三国演义》改诗·····	78
文以适性说·····	87

雅俗文化说·····	91
文霸论·····	100

第二辑 桃夭

盐工东区赞·····	106
银杏颂·····	108
大隐园记·····	109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111
白头翁救雏·····	113
种菜小记·····	116
盐城工学院院报赞·····	118
仙人鞭记·····	120
跳远拾趣·····	123
步贤路·····	126
训球记·····	129

第三辑 角弓

豫让之死·····	138
伍子胥忠孝论·····	141
马嵬坡下离人泪·····	149
万古凌霄一凤凰·····	149
羊祜施德政于敌国而亡吴·····	157
汉宫惜别，各自销魂·····	159
丑女鍾离春论·····	160

诸葛亮，孔孟徒焉？纵横家焉？	163
陶侃“窥窬之志”辨	177
刘邦“送徒骊山”辨正	182
秦穆公得人兴霸	184
浅议为曹操等反派历史人物翻案	187
千古贤才鲍叔牙	199
友谊成全政治家	203
春秋战国才士多	208

第四辑 大东

盐城赋	220
宋曹故居	227
夜雨蛙鸣	230
水镇秦南杂记	231
续诗别记	239
陆公祠记	241
祖龙花	248
便仓牡丹甲天下	249
杨师传	257
海盐颂	259
七君子树	265
徐昌茂传	266
情系龙冈果园	272
读窗帘	276

母随女名话沧桑·····	277
今日“奇园”何处寻·····	278
莲桥吾地好风景·····	280
少时百味，嚼久愈香·····	281
神交·····	284
大纵湖巡礼·····	286
老姑母琐忆·····	296
吊孔子·····	300
吴承恩纪念馆留影后记·····	305

第五辑 月出

析“自私自利”·····	308
月孤日不孤·····	317
质谦虚·····	317
论道·····	326
说知足·····	327
人生幸不幸说·····	328
可求可不求·····	331
风起于青萍之末·····	331
求知·····	338
乐观其遇，不以悲喜·····	339
有德君子，与福同在·····	339
窥私、性恶与矫治·····	341

第六辑 小恙

月下独酌·····	344
过夜市大棚·····	344
网友出书，辱咨取名·····	348
祭异物文·····	348
致毕德奉同学·····	350
人类同盟宣言·····	351
鱼与水·····	356
颂铭箴三友·····	357
抚卷惊梦·····	360
狼孩·····	362
山溪千瓣莲·····	365
讨病魔檄·····	366
一肩琴剑，鸣天割月·····	368
十二日奇观·····	369
用笔二则·····	371
为《远古疑踪辨影》题跋·····	372
易地名论·····	374
无事有时，可复少年之好·····	378
服饰与美·····	379
君亦待，月亦待·····	384
犬性、人性、禁犬与养犬·····	384
剑兮雄哉·····	389
有一等胸襟，干一等事业·····	397

无如物华，不免惶惧·····	404
莫以后人更议于后之人·····	404
观橘、食橘价格谈·····	408
各行我素，心下坦然即宜·····	415

第七辑 上邪

“文革”中代写家书·····	418
红衣传·····	421
山水凝眸，至青鬓老去·····	425
少年夫妻老来伴·····	426
朱翡记·····	427
代撰辞婚书·····	430
鱼雁东下无消息·····	432
外婆薛徐氏墓表文·····	432
先妣薛蕙英墓志铭·····	433
先考、家谱与国统·····	434

附：古风十六首

读江嶂归逸图·····	442
项羽·····	443
大苏歌·····	443
题折扇画·····	449
赞韩愈断“推敲”·····	449
长江寄怀·····	451

百岁外婆祭·····	451
答郑荷琴同学书·····	453
谏主事者·····	453
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有感 ·····	454
讽护士 ·····	455
心有斯人·····	455
吃茶·····	456
伤病吟·····	456
扫墓·····	460
与李军兄论诗·····	460
跋·····	461

关于今天可否使用文言文写作的辩争（代序）

——与郑全和先生商榷

二〇〇三年七月，郑全和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如何看待文言写作》一文，提出“不能适当使用繁体字，更加不能适当使用文言”^[1]的观点，明确反对学生使用文言文写作，甚至连“适当使用”都不许可。笔者认为他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今试就郑先生提出的观点作如下辨析。

一、被历史上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文言，就必须予以封杀吗？

郑先生反对学生使用文言文写作，其理由之一，就是现代白话文是在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近代进步思想家同国粹派论战的“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通过大辩论，最终形成普及大众语的思想，要追求语言和文字的统一，笔头写的就是口头说的。奠定了现代书面汉语的基础。文言基本被废止。”^[1]。不可否认，在我国奴隶制、封建制或半封建时代，文化知识主要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劳动人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在那些时代，文言作为公私通行的行文载体曾经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近代以来，陈独秀等人反对文言，矛头所向，主要也是封建专制统治和压迫人的纲常名教。所以陈独秀等人在反封建的同时，激烈地批判文言文，确有那个时代政治上的极大进步意义。

然而，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辩证的否定是在原有事物基础上的自我发展和自身完善。它主要不是强加于它的外力作用、而是事物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它往往以批判或剔除旧质或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肯定、保留和发展旧事物中的合理因素为表现形式，而不是同以往事物断然割裂，对之全盘否定。恩格斯有言：“这种没有结果的否定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否定，它不是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由外部硬加进去的意见。”他还引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话来补充自己的观点：“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可能发生。”^[2]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告诉我们，两次否定的结果必然会使事物螺旋式上升，在一个崭新高度上回复到出发的原点。同样道理，任何一种语言，它的存在、发展或者消亡，主要是社会语言自身矛盾运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人为干预可能会加快或者阻滞、扭曲该语言发展的进程，但终久不能改变它前进或者消亡的总方向。一切古往今来对语言的变革，都不过是语言发展史上的某个环节，是对以往语言在批判基础上的扬弃。其结果多半是语言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而不是对原有语言的彻底抛弃或消灭。推原当年陈独秀等人批判文言文，也是为了发展体现革命时代精神、适合大众需要的新文化、新文学，是对文言文中所含有的某些糟粕的否定。如果我们今天连文言也彻底否定掉，它只能使我们距离当初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出发点或目的地愈来愈远。因为抛弃了文言文，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全盘否定了自古以来无数前辈学人对于我国文化文学的

勤垦耕耘和伟大创造，就在不自觉地淹没中华民族文化前行的深重足迹，抹平或者忘却镌刻在亿兆民众灵魂深处而又一直引以自豪的民族文化记忆。而一旦切断了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一切新文化新文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天然民族基因和必要的土壤。因此，我们承认陈独秀等人批判文言的历史进步意义，并不是说凡是过去被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东西，就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不加区别地予以封杀；并不是说文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而是某种“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臭不可闻的不可接触者，必须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棍子将之打死；并不是说文言在今天就没有它存在和延续的合理性，根本没有了它的用武之地。

现在，新中国成立已经五十多年，劳动人民早已成了国家的主人，我国教育事业更有了长足的进步。适龄儿童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高达96%以上，高中在校生数千万（上海高中生入学率达97%），大学在校生900多万，绝大多数民众已成为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对于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没有人未接触过文言。即便是小学生，都或多或少地在课外阅读中接触过文言或古白话文。诚如郑文所引，去年高考有个考生用古白话文写了篇《赤兔之死》，由于“该考生的古文功底是不错的”，引起“阅卷老师拍案叫绝，一致给满分”，“90%以上的中学教师”“赞不绝口”，“很多中小學生群相效仿”^[1]。一篇小小的学生作文，竟然激起全国性反响。这充分证明了在现时代，文言或古白话文已不

再是少数文人学者才能涉历的领地，它不仅为一般知识阶层所喜闻乐见，连中小學生都能较好地掌握和便利地使用。客观地讲，无论在哪个时代，文言作为一种语言和思想交流的工具，是否可以流行，关键在于它能不能适应社会文化运动的冲激变革，能不能为一般民众（或若干社会阶层）所接受并便利地使用，能不能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气格；而不在于它过去是否为剥削阶级所独有。枪在敌人手里是枪，在人民手中也是枪。难道我们会因过去反动派用枪镇压过人民，现在就不允许人民用枪来保家卫国、打击敌人、惩治严重的违法犯罪或者合法狩猎、以武会友、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么？《赤兔之死》引起的震荡不仅表明了由于我国国民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许多民众的阅读兴趣已不再满足于通行的简易白话文体，而在向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绚丽文彩、浓烈韵味的文言文转移，阅读与写作趣味呈现高新化、多样化、异趣化的趋向。从更深层次来看，它也是文言文具有超越时空的巨大美学价值与极其顽强持久、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的体现；是文言文能够顺应社会文化的激烈变动和有序发展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儿女在自己的意识或潜意识中珍藏已久的民族文化情结、民族精神、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自然复苏和激情喷发的体现。如果说，在旧时代，文言文是少数躲在象牙塔尖中的文化贵族的禁脔；那么，在现时代，当它有可能成为某些人文学者依恋守护并进而不断地向更深更广领域拓展掘进的精神家园，或广大劳动群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调剂身心的精神快餐时，我们有什么必要固执地坚持说它是剥削阶级

曾经吃过的东西，一定不合劳动群众胃口而不敢一尝；有什么理由阻挠他们对于历史文学天空的深情回望、趋求和探寻呢？当现今时代的人们能够熟练地运用许多历代相传的成语、典故或者文言语句的时候，这些成语、典故与文言，不也同样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语言了么？当人们不仅能在文字中写出，而且能在口语中脱口讲说出它们的时候，难道这不是口语与书面语的完美统一、白话与文言的完美统一么？难道“现代书面汉语”就不该汲取和融入我们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哪怕是最优美最生动最富于表现力的文言语词么？

我们都知道，砸烂旧世界，与继承和维护优秀传统文化，并非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走进新时代，建设新社会，未尝不可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既然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广泛汲取为我所用；为什么对于承载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自己的祖先世代相传、长期使用而又为当代民众广泛接受的语言，反而固执地坚持废弃不用了呢？如果在封建时代只有少数士大夫文人才能从事的文言创作，现今成了劳动群众都能共同参与的活动，或者说在现今迅速掀起一个比韩愈、欧阳修时代更为广阔的文言创作运动，难道说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水平提高、我国文化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社会历史发生巨大进步的一个显著表现吗？难道这不是否定之否定、社会运动螺旋式上升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巨大胜利吗？

回溯过往，反观陈独秀等人的本心，难道就真的认为中

国过去一切用文言写成的文字都已腐朽霉烂，一无所用，都在摒弃焚毁之列了？谁敢设想，没有孔子、老庄、韩非、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么？不错，陈独秀曾提出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古典文学中那些并非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然而却平易抒情、新鲜立诚且为广大国民所接受所喜爱的部分，并不在推倒之列！换言之，陈独秀不过是痛愤于当时劳苦大众缺教少文的现实，藉批判文言来讨伐封建社会的罪恶，而绝不是全盘否定中国的古代文明、历史文化和古典文学。考陈独秀虽天才英纵，但他的文字根基，还是所谓的旧学。鲁迅所作新诗虽多，而流传最广的却是七律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再看他的散文，且不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是用文言写成的，即使后期所作的杂文，虽近于白话，然其寓义之深刻、说理之透辟、笔锋之犀利、用词造语之精悍，莫不毕现文言方面的功力。可以说，陈、鲁、胡等人思想再先锋，没有国学基础，他们的文章必然行之不远；没有以文言为凭藉的民族文化根底，他们也不会成为思想界文学界的大家。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都说文言自陈、鲁、胡亡，不知文言在陈、鲁、胡身上得到了涅槃升华。我国古代曾出现老庄、韩柳、欧苏等用文言写作的大家，近代又涌现出有着深厚国学根底的陈独秀、鲁迅等文章大家，可是再看当代文

化界、文学界、思想理论界走过来的许多人，成就多比不上前人。至于许多当代的大学生、硕士博士生，甚至一些主持人、专家学者，一张嘴满口的 ABCD，就是不能书写出规范美观的汉字，不能用国语准确、得体、优美、生动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语言日趋贫乏和枯竭。这除了时势相异、阅历相差、境界相别的缘故，与我们长期以来以否定前人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为能事，自动地避弃历史巨人的肩膀，甚至站在这些巨人的腰胯、脚踝以下，以文言为凭藉的民族文化素养不足，难道没有极大的关系吗？

再说，即便是五四时代思想家的思想或言论，难道“句句是真理”，不会出现偏颇与差错吗？当初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瞿秋白等人都曾激烈地提出过废除汉字，主张以罗马字、世界语或拉丁文字取而代之。甚至激愤地将汉字与民众生存、国家民族的兴亡对立起来，说它“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3]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4]。欲使中国不亡，使中华民族成为文明民族，废除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对于这些思想界的先驱们自行割断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偏激言论，我们今天还会认它是真理而不取一丝一毫怀疑的态度吗？

什么叫“适当”？适当就是指“合适、妥当”。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郑先生承认使用文言在某些情况下既合适，又妥当，为什么就是强横霸道地不准许那些感兴趣的